



凍解花开

韓文洲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反映农村现实生活斗争的短篇小说集。“冻解花开”细致地刻划出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形象，写她为集体利益与主观主义者作斗争的故事；“邻家”反映农业集体生产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翻身楼”着力刻划出三个翻身农民的鲜明形象，颂扬他们爱社如家和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无限憧憬；“藏红旗”抨击了少数农村工作干部的锦标主义思想和不良的工作作风。

作品的故事生动，生活气息浓厚，人物逼真，风格朴实，文字通俗，适合工农及青年阅读。



冻 解 花 开

韓 文 洲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

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 1 $\frac{7}{8}$ 印张 • 40,000字

一九五七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9,591册

统一书号：10088·92

定 价：一角九分

813
H185

目 录

冻解花开.....	(1)
邻 家.....	(16)
翻身楼.....	(22)
藏红旗.....	(52)

冻 解 花 开

大雪初晴，人人闲得无事，全村里只有去年新结婚的几个新媳妇还显得十分忙碌，因为这地方有个习惯，从农历正月十一到十五，家家户户都要请新媳妇们吃顿好饭，名叫“吃邀饭”。每个新媳妇每天往往有数十户人家请她，那里还能吃了许多，说是请吃饭，也不过是个样子，实际上只不过是这家走走那家坐坐罢了。这习惯也有好处，从外村娶来的新媳妇，可以和大家作个初步认识，如同一个机关里新调来一个干部开欢迎会互相作介绍的意思差不多。

街上，东院到西院，这家到那家，人们扫开一条条蚯蚓小道，大地还是一片白银。

今天，六个新媳妇如同作化装比赛一般，穿得红红绿绿，一个比一个美丽。她们这家出来那家进去，不时出现在铺着白雪的街上，远远看去，好象六只捻着采蜜的花蝴蝶，在梅花园里飞飞舞舞，十分可观。她们的身后常常拥着成群结队的看新媳妇的小儿童，象是新媳妇们的卫兵团，又象是几伙扑蝶队。

西头院李大娘正在屋里切菜，忽听院里几声嘈嚷，把院里的十多只鸡惊得乱叫乱飞，她想：一定是兰屏来了，若是别的新媳妇，不会跟来这么多看新媳妇的。她急忙跑到门口把门帘掀得高高地让兰屏进，兰屏笑道：“看李大娘吧，我自己不会掀？”

李大娘笑道：“屋檐消雪跟下雨一样，是我们当新媳妇

那时候？粗布大衣的，屋檐滴墨也不怕；如今你們穿得花花綠綠的，又那么漂亮……”

“喲！看大娘說得怕不怕！我又不是旧社会里大財主家的千金小姐，怕什么呢？每天价风里来雨里去的，屋檐滴水还能吓住个人。”

“看这个新媳妇！到底是比我們念的书也多，开的会也多啦，一張咀就那么利害，大娘混身上下长下一百張咀也不是你的对手呀！快进去吧。”

說着，兰屏早已入席了。

茶罢是飯。吃飯間，忽然从北房里傳來一陣吵声，只听是一个女人高声吵嚷。又是“吃了这一頓把咀搥起来不用吃了”又是“把小米吃光以后咱不会作这个飯了，你来掌鍋吧”，长长短短吵个不了。一場吵鬧把个喜喜欢欢吃邀飯的兰屏吵得不高兴了，因为她向来最怕听見妇女罵架。她在娘家村上当姑娘时候工作就很积极，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入了党。她总認为妇女罵架是自己打自己的咀巴，是不爭气，因为她们多是因为傳閑言、說誕話，或者是因为一針一綫的小事吵起来的。每逢妇女罵架，男人們就要在一边說：“女人們真是見識短，心地窄，工作做的少，誕話說得多，祖祖輩輩也平等不了！”因此：兰屏每听到妇女罵架，就覺得好象是自己做下了什么錯事一般，心里不安，总想管管。今天也不例外，她听見北房里有个妇女罵架，急忙問李大娘：

“北房里是誰家？”

李大娘說：“喜旺家。”

“她們为什么吵呢？”

李大娘說：“你昨天才打娘家回来，还不知道哩。前几天你住娘家的时候，咱們社訂了播种計劃，今年要种一千二

百多亩玉米；谷子才只种六百亩。你想，咱这地方的人一天三頓离不了小米，女人们离开小米就不会做饭了，只种那么一点点谷子誰高兴！当干部的也不想，玉米虽然比谷子产量高一点，可是要論做饭吃玉米沒有小米耐吃呀！县里收公粮也知道多要点小米，老百姓就不知道多吃点小米？再说，县里收公粮要的小米多，种庄稼，却又号召叫少种谷子，多种玉米，这些事誰也想不通，难怪干部們說要打通大家的保守思想哩。北房里就是为这个吵哩，大概是喜旺媳妇怕今年秋天分的谷子少，不肯吃小米，喜旺定要吃，就吵起来了——真是没办法說，我这張咀只不改！要叫你家金鎖（就是兰屏的爱人，青楊河村黎明农业社的社主任）听见，又要批評我是保守思想哩。金鎖也是个好干部，就是人年輕，脾气不好，这些話你可不敢跟他說。”

这一段話把兰屏說得象痴呆子一般，端着半碗挂面湯半天喝一口，只喝不完了。她把李大娘的話反复想了几遍，感到确实是个問題。这时，北房里仍然吵个不休，她本来想去劝劝架，又想到就讓他們干脆吵一番，讓金鎖他們知道了也有好处，便沒有动。

李大娘見兰屏半天喝不了那半碗飯，只管坐着发痴，知道她把自己的話当成个問題了。她急忙走在兰屏的身边，把声音放得低低地說：“新媳妇，你不知道，我这張咀太不值錢呀！头里說的，你千万不敢当成句話听。你想，金鎖他們做工作也是照着上級的号召做的，还能錯了！是老百姓的脑筋不轉呀。”

兰屏見李大娘这般說法，覺得她好象很怕金鎖似的，想道：金鎖的作风一定很不好，要不，社員們不会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又想到：以前我虽然沒跟他在一块工作过，我在

娘家村上当干部的时候，区里、县里跟他在一块开会也不少，他每次汇报工作都说得那么好，谁不说他是个能干的好社长主任，想不到他的作风这样不民主。她为了从李大娘的口中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便向李大娘道：“我早就知道金锁是这样个人，又不是你给我说了我才知道的。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只管说，反正只有你知道我知道。”

李大娘头里对兰屏说了那些话，现在已很后悔，那里还愿意在兰屏面前再提金锁的缺点。她转了个弯子说：“咱也不会说昧良心话，人家金锁为了给大家办事，那一夜也是鸡叫头遍睡觉，鸡叫二遍起床。咱知道，工作忙起来，他常常是端上一碗饭东跑跑西跑跑，吃着就冷成冰冰了，一天三顿肚里得不到一颗热米颗。我有时候看见他为了大家的事吃冷饭，心疼的我连觉也睡不好。你不信，到村上问问，一个字儿也错不了。”

兰屏见李大娘不肯再说金锁的缺点了，本来还想设法在她的口里再了解一些情况，因这时又有人来请她，只好向李大娘告别了。

二

兰屏又转了十多家，每到一家她都要设法引诱人们谈论一下播种计划的事，结果，都对播种计划有意见。

兰屏的心里有了点事，总想马上把它解决了。今天她回到家里天还很早，就想到农业社办公室找金锁去。后来又想到她结了婚虽然有一个多月了，在青杨河村却还没有住够十天，办公室那么多人，都不很熟惯，不想去，准备等晚上金锁回来再说。

她在家没事，拿起一本书来看，总是看第二句忘了第

一句，看第二頁忘了第一頁，記性也不靈了，气得她把書放下又去做針綫活，誰知远一針近一針的針帶也不均勻了，只有李大娘的話還一直在脑子里轉圈圈。沒辦法，她只好把針綫活放下，往农业社办公室去了。

兰屏去到社办公室，只見分支書記姚长喜、社主任姚金鎖和生产大队长等都在这里。金鎖这人有个毛病，自从結婚以后，最怕当着别人和兰屏到一起，他一見兰屏，就觉得两腮燒热燒热的，象做了小偷一般，表情动作都不自然了。长喜是金鎖的远門本家，他虽比金鎖大二十多岁，却比金鎖小一辈，該叫叔叔，自然也該叫兰屏嬌嬌了。这也不过只是該叫，平素里长喜并没有叫过金鎖叔叔。但他今天一見兰屏，开口第一句就叫了个“新嬌嬌”，把兰屏羞得面紅耳赤，恨地下无縫可鑽，金鎖在一边也鼻笑起来。长喜叫兰屏嬌嬌，并不是真正尊敬長輩，而是为了开玩笑。一見把她羞得头也抬不起来了，为了替她扭扭情緒，赶快換了正話說：“有什么事？”

兰屏恨不得快点把正話說完离开这个地方，便開門見山地把她听到的群众反映如实說了一遍。最后她說：“我觉得社員們反映的意見，咱們党支部應該好好考虑考虑，看播种計劃是不是还得修改修改。”

金鎖听了兰屏这一番話，十分奇怪，因为他做工作都是如实遵照上級的指示办事的，最怕有人提不同意見。他認為他已經按照上級的指示把今年的播种計劃訂得好好的了，居然又出現了她这么一个人，說是还应该考虑考虑，特別是提这种“落后”意見的人还是他自己的爱人，真是他做社主任的一个大耻辱。他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做工作必須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就是自己的爱人，也应该不客气地批評她。因此：他就不客气地批評兰屏道：“你不了解情况，少說上几句吧！”

兰屏說：“听到群众的意見，提一提也是應該的呀。”

金鎖見她在大家面前不听自己的話，还不識好歹地說提意見也是應該的，不由得发了脾气，責問她道：“你是什么思想？”

他認為只用这一句話就足可以問得她閉口无言了，因为这句话是他做工作的法宝之一。这“法宝”也不是他自己的創造，而是从老成那里学来的。原来，他每次到基点工作組去开会，工作組組長老成同志布置工作的时候，虽然也要讓各乡各社的干部进行討論，但那不过只是叫提出下去如何完成他布置的工作，并非叫提不同意見。比如：有一年老成做了反对間作的报告，你就討論想什么办法完成这个任务就得了，决不許說間作也有好处；老成布置叫少种谷子，你就討論想什么办法多种玉米得了，如果誰要提个不同意見，老成不是拿“想想过去，比比現在，望望将来”这句话讓你作檢查；或者就要問你“是什么思想？”他不管你的意見是否正确，也不考慮上級的号召是因地制宜，須要在統一的原則下灵活掌握，而是不用腦子，一点改动不得。这两句話几乎成了老成做工作的“万灵宝药”，只要这么一說，乡干部們一想：是呀，無論如何，如今到底比旧社会好得多了，少种点谷子虽說不沾光，总比旧社会啃糠咽菜好得多，咱还能产生反对上級党委号召的思想嗎？只好按照工作組的意見办事。因此：总是老成說啥是啥。老成对各乡各社的干部如此，各乡各社的干部对待群众也就如此。金鎖也要算是老成的模范学生，做起工作来常常运用这两件“法宝”，并且为着他学了这么两个“法宝”而感到驕傲。他常說：“咱小时候家庭貧寒，沒有念过書，如今的日子虽然好过了，可是咱要做工作，那还有工夫学习。反正咱不懂馬列主义，上級懂，上級叫咱干什么咱干什

么，上級干部的馬列主义还不等于是咱的嗎？“所以上級無論有什么号召，不問是否切合当地情况，他无不如实照办。但群众的意見他却很少听从过，也許是他認為在群众那里学不到馬列主义吧。他認為群众都是落后的，好象如果听了群众的意見，他自己也有变成落后分子的危險性。

金鎖学来这两句灵药一般的話，过去不知用过多少次，总是用一次，灵一次，效能非常。他們今年的“播种計劃”也是用了这付“灵药”在社員大会上通过的。不料这次用在兰屏身上，却失掉了效能，他的話剛落音，兰屏就反駁道：

“你說我是什么思想？你說我是什么思想？你別問我；我还要問問你哩，群众的意見你不听，你是什么思想？”

这么一問，金鎖也感到這句話实在厉害，也无話可說了。长喜在一边接上說：“不管說什么不准吵！”他又对兰屏說：“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不过，我跟你的看法可不同。我覺着你主要是不了解情况，以后可不敢这样。我認為提这个意見的一定都是妇女，因为妇女是做飯的，她們用小米做飯做慣了，怕今年秋后分的谷子少了以后不能按老規矩做飯才提的，你說对不对？这种保守思想我們坚决要反对，以后做工作可不敢只听落后話。”

金鎖听了长喜的話，十分滿意，他不准备再說什么了。兰屏听了长喜的話，十分不滿。她也是个火性子人，不由得就紅了面皮，說道：“提这个意見的男人也不少，你怎么这样說呢？社員們的意見……”

金鎖認為兰屏当着干部們提反駁上級号召的意見就够給他这个社主任丟臉了，还又发着脾气頂支部書記的咀，如果不狠狠地說她几句，自己就不象个共產黨員的样子了。因而，他猛猛地站起来厉声說：“我就不知道你是凭什么入了党的！”

上級党委的号召你不听，群众那么落后，你偏要听他們的話！你是个尾巴主义！今天非割掉你这个尾巴主义不可！”

他又回头跟长喜說：“支部書記，我还有个意見，一个党员每年要参加四次整党会，不是批評，就是檢討；老百姓这样落后为什么不整整他們呢？要不，净成了意見，以后这干部还怎么能当呢？工作还怎么能做呢？特别是尾巴主义分子，更应该整整她！”

兰屏受这么大的委屈这还是头一次。她当小姑娘的时候，娘罵她几句，罵得在理便罢；罵得不在理，气得她至少要隔一頓不吃饭，向娘示威。今天金鎖当着众人的面这样批評她，自然不肯接受，气得她流了两眼生泪。她瞪大眼看了看金鎖，真想痛痛地回駁他几句，但張了几次咀都沒挤出一个字来。他看也不想看他了。她急着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觉得这样沒个結果走了不好，便拿出手絹来拭了拭泪，强忍着不讓快要流出的泪再流出来，又对长喜說：“支部書記，你說群众的意見不理他就算了？”

长喜想推走她了事，便說：“回头考虑考虑再說吧，你回去吧。我們还要研究別的工作哩。”

兰屏一下想不出办法来，只好趁着他这句话气呼呼地走了，这“气呼呼”向他們表示：如果不解决问题，她还要提意見。

三

晚上，金鎖娘听說了儿子和媳妇在办公室爭吵的事，两个人吃饭时候还是翻貼門神不照臉，她想：人人都說我家娶来个好媳妇，偏金鎖不識好歹，这还了得。她为了給兰屏的臉上爭点光，当着兰屏的面正正經經地罵了金鎖几句。以后她背着金鎖又咬着兰屏的耳朵說：“孩子，听我的話，处两

日子誰家也有好的時候，也有惱的時候，總是好了惱了，惱了又好了，無論為什麼生了氣，只要做女人的背地里在男人面前讓個下風，也就沒事了。”至於他們是為什麼吵的，她沒有過問。她滿以為把她的老經驗介紹給媳婦，媳婦只要照辦以後，就會萬事大吉了。不想次日吃罷早飯，蘭屏跟她請假要到鄉人民委員會去（鄉人民委員會在東河村），可把金鎖娘吓壞了，認定蘭屏是去鬧離婚，就急忙到外邊去找金鎖，也沒找着，當她回到家裏的時候，蘭屏也走了，急得她里一遭外一遭，出來進去沒有辦法。後來她想到反正金鎖還沒有去，他一個人也離不了婚，才放了點心。

蘭屏向幹部們提意見修改播種計劃受了批評和幹部要整群眾的事，很快傳遍了全村，社員們都為蘭屏抱不平，甚至有一個老头子還說：“大家研究研究還不如選舉蘭屏給咱們當社主任哩！”

西頭院李大娘知道了這件事，一個人只怨自己不該多嘴，她既為着蘭屏受了批評心里難過；又為自己耽心，怕金鎖整她。她想到：這話是我給蘭屏說的，要整群眾，還不是先要整我！有點坐臥不安了，總覺得金鎖發着脾氣在她的耳邊一個勁地問她：“你是什么思想？”她就及早準備应付這句話的辦法，但總是無話可答。

蘭屏到鄉人民委員會去後，幹部們也有一番議論：

長喜說：“多種玉米那就是鄉人民委員會布置的，去跑一趟，還不是自找釘子碰！”

金鎖認為她去走一趟也有好處，她落個沒趣回來，對群眾也是個教育，以後提“落后”意見的人就更少了，群眾就更好領導了，工作就更好做了。因此，他也說：“就要叫她試試她的本領有多大呢？”

太阳假山时分，兰屏回来了。金鎖見她回来什么也沒說，反而躺在床上直打叹，知道她沒打了胜仗。于是，他的威风更大了，一个人在院里冷諷热嘲地說：“穆桂英出馬，得胜回营，有威风，尽量耍吧！”兰屏听了这话，如万針穿心一般难过。又想到去乡人民委员会跑了一趟也沒解决了問題，气得她很愿跟他吵一頓，因又感到帶头吵架不好，忍着气沒吭。想到：社干部、乡干部都是批評我不对哩，反正玉米、谷子都能吃，管他种什么哩！吵，叫大家吵吧，我的力量也使完啦！

兰屏的邀飯还没有吃完，次日早飯后又有几家来請她，她就在屋里換起衣服来。

金鎖見兰屏又要去吃邀飯，想道：这两天鬧的問題就是因为她去吃邀飯听上群众的落后話才鬧起来的。她还是個經不起听落后話的党员，今天决不能再讓她去了。不讓她去，又想不起个阻止她不去的可靠理由来，后来他忽然想到吃邀飯也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旧习惯，也应该反对，感到有了办法。原来金鎖这人还有个特点：只要是新鮮事情，大的如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小的如給鷄打防疫針，无不积极去作。凡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大的如封建阶级；小的如生了小孩門上挂紅布条，无不坚决反对。現在他想起前两天忘了反对兰屏吃邀飯，还十分后悔哩。因此：他对正在換衣服的兰屏說：“告你說，今天不准你再去吃邀飯了！”

兰屏因为生了金鎖的气，本来不想理他，現在他又不叫去吃邀飯了，不理也不行了。便問他：“这也碍你的事？”

金鎖說：“頑固脑袋，为什么不該反对？我偏要管！”

兰屏气憤憤地說：“这个你可管不了！”

金鎖說：“今天就要叫你看看我管了管不了你！”

他說着就到楼上抗下一大捆未披过麻皮的麻杆来放在門

1，一根一根地拔起来。那捆麻秆足够一个人拔一天，这就表示他要在門口看守兰屏一天。后来他又想到馬上他还要去参加管理委员会的會議，怎么能一天不出門呢？但也沒法。

金鎖娘在东屋里听得小两口又吵起来，急忙跑来責問金鎖道：“她干她的，你干你的，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吃个邀飯也犯法？”

金鎖說：“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沒有一样是好的，一律都得彻底消灭！你不懂你就不要管！”

金鎖娘听了这话十分生气，她扑向他的身边說：“旧社会留下来的都不好，都該消灭——好！你娘也是旧社会留下来的老朽材，也不好，你給我把她消灭掉！把你个不識好歹的东西！你还不給我爬走！”

金鎖見娘动了老火，也有点后悔。他正沒法离开这里去开会，趁着娘这句话假装无可奈何地走了。

金鎖走后，金鎖娘回头劝兰屏去吃邀飯，不想她說道：“我今天到基点去哩，有件重要工作，回来再去吧。”原来兰屏一見金鎖的脾气，又想到了播种計劃的不合适，决心要到基点工作組那里去提意見。金鎖娘見兰屏不去吃邀飯了，也摸不着大头小尾了，她拦也拦不住，兰屏勉强走了。

四

天空无一絲云儿，阳光越来越强了，白雪大地上消得流成了一条条小河，象是在大白毯上織就的花紋。东庄到西庄，南村到北村的串亲戚的，大車小輛，穿紅扎綠，来来往往。其中有一个就是秦兰屏，只有她在路上走着，很不高兴，也沒提串亲戚的小籃，人們只当她是——一个鬧离婚的。

基点工作組在离青楊河村十里远的芙蓉鎮。当兰屏掀起

工作組門上的帘子要進門的時候，正碰上老成同志夾着個筆記本往外走。老成認識蘭屏，他一見她，便哈哈大笑地說：

“噢！是那一陣風把你刮來的？看，上次見面你還是個大姑娘；今天見面，你倒成了小媳婦了！是呀，更漂亮了——噫，你辦喜事為什麼不請我喝酒？”

蘭屏無心取笑，勉強笑了笑說：“以後補吧。老成同志，我有点事，你返回去咱們談談。”

“噫，——那可不行，我急着去開會哩。什麼事？”

“今年我們社訂的播種計劃很不恰當，玉米比例太大；谷子比例太小，社員們很有意見，幹部們也不……”

“噢！這事呀——這事好辦，並不是只你們一個社是這樣，這是縣委的統一號召，今年要打破保守思想，群眾有意見那是群眾落后，盡量給大家解釋吧。就這吧，我去開會呀。”

“不是給群眾解釋的問題，是……”

“解釋也不必，那就沒問題了。就這吧！”

蘭屏見他急着要走，想到：只有叫他返回去把筆記本放下才會安心聽我的話，便說：“你回去把筆記本放下聽我再詳細說說。”

“不必詳細說啦，我全都明白了，那是群眾有保守思想，只要……”

“不。這個問題需要很快解決，因為馬上就要按那個播種計劃下種，如果……”

“按計劃下種不就對啦，那還有什麼問題呢？如果誰還不滿意，問問他們是什麼思想！”說着就走了。

蘭屏看着老成的背影生氣地嘟囔道：“你為什麼跟我昨天碰到的那個鄉長的態度一模一樣呢？”

老成一走，蘭屏又沒辦法了：回去吧，問題沒有得到解

决，长喜、金鎖他們免不了又是一頓冷諷熱嘲；不回去吧，也沒办法。正想着，西房里出来一个穿兰布制服的小伙子，向她招手說：“你来。”她便跟了进去。只見在一張桌后边坐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一边还坐着一个庄稼汉。那个干部問她：“你知道叫你是什么事情嗎？”

兰屏說：“知道。是因为播种計劃的事。”

那人发了脾气說：“不老实！那么，你男人为什么告你不好好侍俸你的婆婆？”

这时，那个庄稼汉急忙站起来說：“她不是我女人，我女人大概在大門外边等着哩。”

那个干部一見鬧錯了，才又叫兰屏出去了。原来西房里是芙蓉乡的乡人民委员会，兰屏是东河乡的，小伙子把她叫錯了。

兰屏出来鼻笑了一陣，又想起自己的事来。她想到：社干部、乡干部、基点工作组都說的是一样話，难道大家都錯了？要不，自己真的是个保守主义分子？县委的决定真的是沒錯？——我不信！那为什么一九五二年县委号召用双腿耨种谷，說三腿耨不好，到了一九五三年又号召密植，又說三腿耨好呢？为什么一九五四年县委号召不叫間作（即玉米地里带种大豆），結果，那一年群众吃不到大豆，很不滿意，到了一九五五年怎么又号召叫大量間作，还編着快板說“間作好处大无边”呢？可見县委的号召也不一定村村适宜。想到这里，他决心再到城里去跑一趟。

芙蓉村离县城四十五里路。兰屏走出二十里以后，才忽然想到好几天回不了家，婆婆要挂念。后来她碰到一个往秦庄走的熟人，才托那人捎了一个口信。誰知这个捎口信的人記性差，回到秦庄忙起来就給忘了。兰屏一走三、四天沒回来，

把金鎖娘急得瘋了似的罵着金鎖，定要他去給她把媳婦找回來，要不，她就投河跳井地威吓金鎖。金鎖認為自己去找蘭屏是個丟人事，但他沒法，只好口里說是找蘭屏去了，實際上却躲在長喜家里不出門了，長喜媳婦管了他兩天飯。

不知怎么，那天人們說氣話，說要選蘭屏當社主任的事，傳到了長喜和金鎖的耳朵里。長喜一口咬定說：“我當蘭屏為什麼要跟干部們鬧那麼大的意見哩，原來她是為了爭地位！是呀！人家在秦莊當姑娘的時候，是社里的副主任，來到青楊河才是個社員，該鬧！”

金鎖听了這話，急得他什麼似的向支部書記表示態度說：“等她回來以後，我要求黨支部給她一個嚴重的處分！”這樣，以表示他對黨是十分忠誠的。

五

一天下午，金鎖在長喜家里聽說蘭屏打縣里回來了，他馬上回到家里，見了蘭屏就要大發雷霆，他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蘭屏遞給了他兩封信，他只好忍着氣先拆信一看：一件是縣人民委員會指示全縣各農業社根據各地具體情況修改播種計劃的指示。指示里并說縣的領導上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希望廣大群眾今後多提意見；另一件是表揚青年共產黨員秦蘭屏的通報，縣里并讓各地把這兩個文件在群眾中作廣泛的宣傳。看了這兩個文件以後，金鎖的滿肚子怨氣別在肚里出不來了。他是個唯上級話是听的干部，播種計劃自然準備要修改；只是那一件通報把他難住了。他認為當着大家的面表揚蘭屏也就等于是批評了自己。

金鎖跟長喜他們研究以後，召開了一個社員大會。金鎖在會上沒有宣讀縣里指示的全文，只根據指示的精神作了一